

从目录学到书志学

——20 世纪前期目录学在日本的研究与发展*

范 凡

摘 要 目录学和 Bibliography 分别是中西方研究图书的学问,这两门学问本来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因在日本发生了交汇,而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书志学。书志学不仅在日本日渐发达,而且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还被输送到中国,引起了一定反响。本文通过系统梳理 20 世纪前期日本书志学著述,揭示中国目录学对日本书志学的深刻影响、书志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发展状况,指出在 20 世纪前期书志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丰硕成果,而且作为方法论在实践中也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随着书志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以长泽规矩也为代表的日本图书馆界决定以图书学取代书志学作为这门学问的名称。尽管书志学的概念式微了,但书志学的研究成果就像目录学的研究成果一样不会过时,作为一门后发的学问,它所具有的起点高、眼界宽的特点,更值得中国目录学研究者借鉴。

表 1。参考文献 26。

关键词 中国目录学 日本书志学 西方目录学 图书学 目录学

分类号 G256

From Chinese Bibliography to Japanese Bibliography: The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y in Japan Before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FAN Fan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reveal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Japanese Bibliography and to supply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Bibliography in China and Bibliograph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were two independent systems. However,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o systems in Japan resulted in a new study of Books, Japanese Bibliography. It developed rapidly in Japan. It has attracted some attention after i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1934.

To uncover the deep influence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on Japanese Bibliography, as well as th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current status of Japanese Bibliography, the author reviewed the works on Japanese Bibliography published from 1934 to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My studies indicated that along with it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Japanese Bibliography as a methodology was widely used and developed in practices. As its research scope became wider, Japanese Bibliography was renamed Science of Books by the Japanese scholars of library represented by Kikuya Nagasawa. Although

* 本研究受北京大学桐山教育基金支持。(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Kiriama Education Fund.)

通信作者: 范凡, Email: ffan@pku.edu.cn, ORCID: 0000-0002-2124-9177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FAN Fan, Email: ffan@pku.edu.cn, ORCID: 0000-0002-2124-9177)

the phrase is seldom used now,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Japanese Bibliography will not be out of date as those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will not. As Japanese Bibliography was created later, its high quality and broad scope are worth our learning.

As for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when the concept of Western Bibliography was brought into Jap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apanese scholars began to study it with their knowledge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They wrote many books on Japanese Bibliography, such as *Education and Library* and *An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Bibliography* by Yasushi Uematsu,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by Kei Tanaka,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Bibliography* by Seigoro Kitsui, *Cataloging of Foreign books* and *Library History* by Mankichi Wada, *Cataloging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books* by Tamesaburo Ota, etc. Most of these books were trying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Western Bibliography based on Chinese Bibliography, which resulted in a new distinctive theory of bibliography, Japanese Bibliography. In *Bibliography* by Jukai Komiyama in 1929, the author defined for the first time bibliography as a science that took books as its study object, and classified studies on bibliography into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and in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This book marked that the studies on Japanese Bibliography had risen to a new height.

In terms of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Bibliography as a methodology was consciously used in the work of Japanese librarians. They set up Book Club and Japan Society of Bibliography successively and issued *Catalogue*, *Bibliography*, and etc. in order to give the librarians a right way of cataloguing, and effectively guide readers' studies. By this way, they had established the basis of Japanese Bibliography and trained many bibliographers, among whom, Kikuya Nagasawa was famous for his studies on Chinese books, and Kazuma Kawase was famous for his studies on Japanese books. They ha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introducing rare books that were newly discovered and to exchanging experiences with Chinese bibliographers. As Masajiro Takigawa said,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Japanese Bibliography are inseparab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o study Chinese books kept in Japan is not on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Japanese Bibliographers; Chinese Bibliographers should also make an effort."

Chinese bibliograp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Japanese Bibliography in two aspects: first,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achievement that Japanese bibliographers had mad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second, to learn the advanced points from Japanese Bibliography, the one formed later. 1 tab. 26 refs.

KEY WORDS

Chinese Bibliography. Japanese Bibliography. Western Bibliography. Science of Books. Science of Bibliography.

1 20 世纪前期目录学、书志学与 Bibliography 三者的关系及相互影响

目录学与书志学在日本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目录学是中国传统的关于读书治学的学问,它与中国的图书、中国的文化一同

传入日本,在日本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不少日本学者都有目录学著作问世,如内藤湖南的《支那目录学》^[1]和仓石武二郎的《目录学》^[2],都是目前在日本还很有影响的专门讲述中国目录学的著作。

2008 年坂出祥伸所著《阅读中国古典的第一步》^[3]一书指出,在日本,凡是要研究中国文

史哲等所谓中国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在图书馆中负责中国图书分类的馆员,都必须具备一定的书志学知识。该书讲解了关于中国古典文献的体裁、版本知识、伪书、对皇帝的避讳、反切与直音的发音标记、古籍分类等众多内容,作者将自己的著作视为书志学入门读物,而未敢以书志学家的专业书自居。从坂出祥伸的这些观点可以看出,日本书志学的内容与中国的文献学或者广义的目录学的内容非常相近。

从历史上看,书志学这个概念诞生于西方的 Library Science 和 Bibliography 传入日本之后。目录学和 Bibliography 分别是中西方研究图书的学问,这两门学问本来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因在日本发生了交汇,而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书志学。书志学不仅在日本日渐发达,而且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还被输送到中国,引起了一定反响。

相对于 Library Science, Bibliography 一词尽管也在 1920 年前后就传入中国,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在 1920 年杨昭哲翻译日本田中敬的《图书馆学指南》一书中,有两本书名中都出现了 Bibliography 一词,分别是 *The Library Series* 之五 *Essays in Librarianship and Bibliography*, 和 *Abbreviations and Technical Term Used in Book Catalogues and in Bibliographies*, 但 Bibliography 一词并没有被刻意地翻译为书志学。1927 年,杨昭哲翻译了田中敬的另一本著作《图书学概论》的第一章总论,以《图书学序论》为题发表在《学林》1927 年第 3 卷第 3 期上,该译文把 Bibliography 一词翻译为图书学,而在日本,田中敬的这本《图书学概论》被视为综观的书志学。

192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后,《图书馆学季刊》上先后发表了多篇采用西方目录学标准来评判中国目录学的论文,如刘国钧的《四库分类法之研究》《中国现在图书分类法之问题》《图书目录略说》,杜定友的《类例论》等,这些作者在海外接受了西方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的教育,很容易把 Bibliography 一词对应到目录学。

尤其是 1925 年刘国钧在《图书目录略说》中把中国古代目录学中普遍存在的三种目录形式进行了明确区分,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目录学的科学方法,即,他把历代发挥学术史作用的艺文志等同于西方的著述史(Literary History),专记某处藏书的称为书目(Catalogue),泛录图书名目的称为书志(Bibliography)。

由于西方目录学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在着眼点上有巨大的分歧(西方侧重于图书外在形式的描述;中方侧重于图书学术内容的评价,更肩负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使命),因而对中国传统的目录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其分化为新旧两派,产生了一大批目录学著作,使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目录学研究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尽管如此, Bibliography 一词本身在中国并无太大影响,比如,在 1930 年徐能庸所编图书馆学工具书——《图书馆学九国名词对照表(中、英、德、法、意、西、荷、瑞、丹)》中,竟然找不到 Bibliography 一词的踪影。

1934 年,书志学概念终于从日本输送到了中国,首见于在镇江图书馆任职的马导源所著《书志学》,他曾留学日本。

马导源指出,书志学在中国犹如呱呱坠地的婴儿,人们要么不认识、不关注它,要么对它一知半解,把它混同于目录学、图书学、图书分类法。由于该书系商务印书馆的“百科小丛书”中的一种,1934 年 7 月 16 日《申报》上曾为其刊登一则广告:“本书以研究书志为直接对象,统括版本、目录、校讎诸学,更益以‘书志是什么’的问题,探讨底蕴,坚定斯学之基础,开中国书志学之先声。”后人也曾积极地评价马导源所著《书志学》,称其“是在继承和借鉴古代目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型目录学。”^[4]可见,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无论是来自西方的 Bibliography,还是来自于日本的书志学,在中国,均被笼统地视为目录学。

然而马导源所著《书志学》出版后不久就被指出有剽窃的嫌疑。“负有出版权威的商务印书馆,也太轻于从事审查,该书不但把原书的精

华删掉,反添入许多不关重要的东西,使失掉原书的价值,而译笔之错误,更指不胜数。”^[5]这段话出自李尚友之口,见其所译日本小见山寿海的《书志学》,译文先在《图书馆学季刊》1934年8卷3期、1935年9卷2期上连载,后来中华图书馆协会出了单行本。李尚友,山西人,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专的讲习班,1939年9月到伪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典藏股股长。李尚友在译者序里指出,在中国图书馆界致力于建设图书馆学术体系的时候,首先要建设好图书馆学的基础学问——中国过去所谓的目录学,然而国内这方面的著作,尤其是能贯通中外的著作并不多见。而日本的小见山寿海具有国际眼光,将目录学的范围扩展为“书志学”,可供国人借鉴。

由此可见,书志学在1934年由日本返销中国是可以确定的了,其目的是为了扩展和补充中国的目录学研究。那么,书志学在日本又是怎样一种状况,与目录学还有什么关联呢?

2 小见山寿海对书志学的集成

小见山寿海是日本文部省1921年举办的第一期图书馆员讲习所的学生,毕业后进入文部省,负责管理与图书馆相关的工作,又旁听了第二期讲习所开设的大部分课程。每期讲习所都有书志学讲座,但是一般人对书志学的概念并不清楚,甚至第一、二期担任书志学讲座的先生所讲的都不是书志学的内容,直到第三期讲习所植松安先生所讲的才是真正的书志学。所谓的书志学到底是什么呢?这样就激发了他研究书志学的兴趣^[6]。

小见山寿海的《书志学》写于1929年,但日本学者对Bibliography一词的探索很早就开始了。小见山寿海在书中就明确指出,早在1912年,根据日本图书馆协会决议,由和田万吉、太田为三郎等人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多次研究讨论而确定的图书馆用语中,Bibliography一词就已被确定翻译为“书史或解题”,Science of Bibliography被翻译为“书史学”或者“图书学”。

经过考察,小见山寿海认为在当时的日本,人们对于书志学的认识仍然相当混乱与模糊,大概跟Bibliography一词本身多歧义有关,总体上看,bibliography有广狭两义,一指the Science of Bibliography,一指Bibliography,前者是“关于图书之科学”,后者是“书目”。

在日本,“Bibliography”有多种译法,如:“书籍志”“书志”“书史”“书史学”“书目”“书目学”“解题”“解题学”“书籍学”“图书学”,等等。他广泛对比了中国、日本及欧美的用法,最终认定将“Science of Bibliography/Bibliology”翻译为“书志学”最为合适。关于“书志学”这个词的来源,作者也并未掠美,而明确指出“书志”在从前亦称“书史”,原来是中文,狭义是指经书史籍,广义是指图书的说明科学,但是“书史”一词从字面上又容易被误解为“书籍的历史”,因而用书志而不用书史。“书志”一词也起源于中国,艺文志是中国最早的书志学,经籍志亦为中国古代的书志学。在日本,认为“志”是“誌”的古字,所以作者将其写作“书誌”,而非“书志”(本文按照中国汉字的写法,依然将其写成“书志学”)。至于“书誌学”一词,小见山寿海曾亲耳听说是和田万吉博士因受到市村瓚次郎的启发而创造的。

小见山寿海将书志学定义为以图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并构建了一个由综观书志学和分观书志学组成的理论体系。

所谓综观的书志学,主要是从整体上考察图书,包括图书之意义、图书的生产、图书的分配和消费。所谓分观的书志学,是回答“有什么样图书”和“是什么样图书”的问题,具体包括目录的意义、个别目录、集成目录、“书志的书志”之书志,以及方法论的书志学。他指出,综观的书志学是纯正的书志学,这类书志学成果中最值得推崇的是田中敬的《图书学概论》。

所谓分观的书志学是应用的书志学,其对象是书目,所以这部分书志学用固有的目录学名称亦无可。这类书志学成果中,他特意介绍了杜定友的《图书目录学》,认为杜氏此书不

但论述原来的目录学,还采用了西洋新的目录编制法。

笔者曾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小见山寿海的《书志学》可以说是受中国和欧美目录学共同影响而产生的一部日本目录学著作。从结构上看,具有非常完整的逻辑体系,和现在常见的教科书结构近似。作者小见山寿海对书志学的基本问题阐述得全面而详尽,而且对每一个问题的论述,都广泛采纳欧美、中国和日本的研究成果,具有比较目录学的性质^[7]。

尽管小见山寿海的《书志学》出版后很快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但是他本人于 1940 年在熊本县图书馆讲习会的书志学概论讲演^[6]中,仍然很谦虚地评价自己的书目学概论并没有系统,算不上概论,只能算作漫谈。对于已出版的《书志学》,他很清醒地指出,自己著作的特色,既是长处同时也是短处,就在于过于拘泥于西洋 Bibliography 的范围。此外,小见山寿海对于 1934 年发生在中国的关于《书志学》的事情也有所耳闻。对于商务印书馆以“某著”出版《书志学》,又有人对此出于义愤而将《书志学》原著全文翻译刊登在《图书馆学季刊》一事,他表示作为长期受到中国文化恩惠的日本人中的一员,如果他的研究能为中国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的话,将不胜欣慰。

在 1940 年的这次演讲中,他对于书志学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认为书志学应该与图书学、目录法分家,不再把它们分别视作综观的书志学和分观的书志学。他认为,以图书为研究对象的就是图书学,以书志为研究对象的就是书志学,对象要与学问的名称相符,才能名至实归,并打算将这种意义的书志学作为今后的研究目标。可惜的是,他的演讲没有继续下去,所以后来关于他的书志学又有了什么新成果不得而知。

3 书志学早期的探索

在小见山寿海的著作和演讲中曾提到了植

松安的《本邦书志学概要》、田中敬的《图书学概论》、橘井清五郎的《西洋书志学要略》、和田万吉的《洋书目录法》和《图书馆史》、太田为三郎的《和汉图书目录法》等。这些著作均先于小见山寿海的书志学研究,因此我们称之为日本书志学早期的探索。通过分析这些早期的探索,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书志学受中国目录学影响之深。

3.1 植松安的《教育和图书馆》和《本邦书志学概要》

植松安是 1908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文学士,曾任东京帝国大学司书官、助教授,后任日本侵占我国台湾时期所谓的“台北帝国大学”讲师、教授,1946 年 4 月奉命从中国台湾撤退回日本,在归途中死于心脏病^[8]。植松安曾先后编写过《图书馆小识》《教育和图书馆》《本邦书志学概要》等著作,我国图书馆学家马宗荣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曾听过他的图书馆学讲座。

植松安在 1917 年出版的《教育和图书馆》一书中^[9],有一章《书史学的研究与读书法》,专门论述了书史学与所对应的德语、英语、法语等西语词汇涵义的演变过程。他指出,在德语中 Bibliothekswissenschaft 相当于图书馆学的意思,分为 Bibliothek Kunde 和 Bibliothek Lehre 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图书馆图书阅览的方法、管理法、目录法和分类法等,后者是指图书及其相关事物的研究,与日语中的书史学差不多。在英语中 Bibliography、Bibliology 和 Bibliographer 三个词有多种涵义,通过对权威工具书上三个词释义的一一列举,他认为德英两国在图书馆学内容上差异不大。在他看来,日本虽然还没有图书馆学,但是图书馆学中的一些内容与书史学相似,比如在以古书为对象的书史学研究方面,日本的研究兴趣更浓一些,有《万叶集书目》《万叶集书目提要》等著述。

正是基于上述对日本书史学的认识,他于 1929 年出版了另一本书志学著述——《本邦书志学概要》^[10],该书共分三章,分别为序论、写

本的历史、刊本的历史。

序论一方面讨论贵重图书的分类,另一方面讨论书志学的对象和概念。他首先指出对普通书要按学术进行分类,尔后以东京大地震之前的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特别书分类表为例,系统地讲解了如何对日本的贵重书进行分类。他认为和汉书的种类,如古文书、古经、古写本、古版本、名家手泽本、绘画本、金石文、名家笔迹等均可按照上述分类表进行细分。作者这里对书志学的认识直接来源于之前他对书史学的认识,即,书志学的对象是书写物、印刷物,以及与二者相关的物品。同时,他直接采用了大英百科辞典中“Bibliography and Bibliology”词条来界定书志学的概念,认为书志学包括四方面的内容:检查和校对的艺术、书籍描述、列举和排列、书目之书目。

因为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所以在“写本的历史”和“刊本的历史”二章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中国书史上的许多内容。而且,作者在将日本各种书籍之流传与各个时代中国目录学成果融汇在一起的同时,还以旁观者的立场解释了中国书史上每逢改朝换代之际常见的藏书散佚、王朝建立之后大规模集书等现象,给中国读者以新鲜的感觉。

3.2 田中敬的《图书学概论》

田中敬(1880—1958),东洋大学毕业,曾学习中国哲学专业,担任东北帝国大学司书,兼任过东洋大学、京都大学、学艺大学等多个大学的讲师。1956年,田中敬76岁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图书形态学及其在活版印刷发明史研究上的应用》。专著有《图书馆教育》《图书学概论》《内外参考图书的知识》《粘叶考》《和汉书目录法》等,其著作被汇集成《田中敬著作集》,共6卷,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早川图书陆续出版^{[11]431-433}。

如前所述,田中敬是中国图书馆界较为熟悉的日本图书馆学家,主要得益于杨昭愬翻译过他的《图书馆学指南》(原文系《圖書館學研究

の栞》连载于《学燈》1919年9—11号上)、《图书学序论》(原文系《圖書学概論》的第一章总论)。

田中敬于1924年出版的《图书学概论》^[12]曾被小见山寿海评价为“用作本文综观的书志学之代名词,可谓灵妙适当了。”^[13]短短的一句评价突出了《图书学概论》对图书研究的全面性。在当时日本书志学著作中,该书部头相对较大,达500余页。该书的全面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内容广博,从图书的书写、印刷、材料、形态四个方面来综合论述,均衡用力,而不是以写本和刊本为主,以材料和形态为辅。如果将其篇章内容转换为一张表格——《图书学概论》主要内容表(见表1),就能看出其经纬与博大。

二是论述有据,每个论证都引经据典、涵盖东西。比如在第一章总论中,作者在论证图书与文化、图书的意义、图书学的意义以及图书学成立的可能性等命题时,就展现了基于东西方文化的考证功底。仅仅关于图书的语义,作者就用到了汉语里的河图洛书、图书、书、籍等各个说法的来历和用法,此外还有日语里的本和ふみ,英语里的Book、Library、Bible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法语、荷兰语、瑞典语、挪威语的来历与用法。此外,对于图书的定义、图书学的定义的考证也是如此。他指出图书学是对与图书有关的一切事项进行研究的学问,而与图书相关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古书目录或解题,还要研究书写方法、印刷样式、材料变迁、形态进化和装订技术等广泛内容^{[12]18-19}。从这一点上来看,虽然理论基础一致,但在实际上,他所构建的书志学范围比植松安所构建的书志学范围要大许多。

作者因为图书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而展开图书学研究,很好地融合了中国、日本、西方关于图书研究各方面的成果,包括图书的书写、印刷、材料和形态,虽然没有专门的篇章来安排书目或解题,但是把有关图书的内容不留痕迹地穿插其

间。如果以西方目录学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该书学关注图书内容的长处也保留了下来。因此可
显然是一部合乎西方目录学范围的目录学著作。以说,该书对中西方目录学都有继承并有所超
另一方面从其对图书内容的介绍上,把中国目录越,在日本书志学史上颇有价值。

表 1 《图书学概论》主要内容表

涉及的区域 涵盖的方面		概述			西洋					中国				日本					
书 写	历史	记录、文字			字母、书体					文字				假名					
	写本	概说			欧洲中世纪的写本					东洋写本									
	著名写本	金石文			西洋写本					日本写本(附中国写本)									
印 刷	印刷术的发明及发达	印刷的起源	木板	活版术	西洋活版术					中国印刷术				日本印刷术					
					活版术的发明	活版术的普及	十七八世纪的印刷	美国的印刷	十九世纪以后的印刷	摇篮时代	雕版的起源	全盛时代	活版术附朝鲜铜活字版	奈良朝时代	镰仓时代	室町时代	桃山时代	江戸幕府创立时代	江戸时代
材 料	书写材料	纸发明以前			西洋纸					中国纸				日本纸					
		纸的发明																	
		原料与纸质																	
	书写用具	墨水、绘具、墨、砚			西洋笔					东洋笔									
形 态	形态	形态的进化								中国				日本					
	大小与情趣	图书的大小																	
		人们喜欢的图书大小																	
		纸的厚薄与图书的形态																	
	图书之美	图书与美术			洋装书														
		美的要素																	
	制本	保护、装饰、实用、改良																	

3.3 和田万吉的《日本书志学概说》和《日本文献史序说》

和田万吉(1865—1934),1890 年东京帝国

大学国文科毕业,曾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兼附属图书馆馆长,曾任日本文库协会以及后来的日本图书馆协会的会长,1919 年获得

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东京大地震造成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失火,他因贵重图书全部烧毁被免职,1924年退休后曾任东洋文库顾问,以及商大、国学院、法政、东洋各大学讲师。编著有《图书馆小识》《图书馆管理法大纲》《图书馆史》《日本书志学概说》《图书馆学大纲》等多部有影响的著作,此外在其他学术领域也有很多成果。他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图书馆建设的第一人,在欧美图书馆学日本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4]176-177。

和田万吉的《日本书志学概说》^[15]并没有记载完成的时间,他于1918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开设图书馆学讲座时,曾经讲授过书志学;另外,在书的末尾讲述西洋系统的活字版传来时,曾经提到当时的时间是昭和七年,也就是1932年。二者结合在一起考虑,说明他对书志学的研究不仅早,而且持续时间很长。该书于1944年第一次出版,距离其去世已十年之久。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该书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书史。第一章总说,从文字产生之前的口耳相传开始讲起,内容包括文字、日本假名的产生及汉字训读法、文章、日本佛教文学及影响、纸、书体、印刷、卷册等。第二章古写本,包括中国传来的古写本、日本人对中国古籍的转写、中国写本及传来、和书古写本、日记类古写本。第三章写经,包括敕旨经、御愿经、知识经,奈良朝以后的写经、平安朝后期的写经。第四章刊本,包括佛书刊本、非佛书刊本、古活字版时代、西洋系统活字版的传来、耶稣会基督教的流行及其活字版印书业。

五居权内曾对此书有过评价,认为此书的特色,一是概述了书志学的发展,二是简洁明了。前三章是文语体,第四章以后是口语体。该书是基于长期的研究而成的,在概说日本书志学发展的同时也考虑到了从古代到江户末期各个时代的背景,就上代来说,特别关注本国文学的要素。就考察的内容来说,该书与川濑一马所提倡的书志学立场稍稍不同,和田万吉认为各时代图书的实际情况,是对图书内容的文

学要素进行考察时的关注点。此外,和田万吉在书中举出的一个个实例,对初学者帮助也很大。五居权内还指出该书的第二章写本、第四章刊本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最为重要^[16]176-177。

和田万吉所著另一本书志学著作——《日本文献史序说》^[16],其成书时间也很难考证。该书手稿由其子和田辰雄保存,因存放在防空壕内而潮湿损坏,后来和田万吉的学生弥吉光长花费数年整理手稿,终于在1982年将其出版。根据写作的文体,弥吉光长推测手稿完成的时间大概在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开设图书馆学讲座之际。

该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言,讲述目录及图书馆的效用、文献是什么、本邦书目的沿革。第二章奈良时代,讲述奈良时代的书目、写章疏目录的内容。第三章平安时代,讲述入唐诸家带回的书籍、八家带回书籍的部数、圣教类书目的撰述、外典类书目的撰述、《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国书志的沿革、平安时代集书事业概况、藤原赖长集书、平安末期存在的书。第四章镰仓时代,讲述镰仓幕府与文籍、各代将军对书的爱好、金泽文库藏书、中国书籍传来、佛书印行、皇室集书。第五章室町时代,讲述足利学校复兴、足利学校和宋版书、本朝书籍目录、足利幕府求书、朝鲜及中国的活版术及对日本的影响。第六章江户时代,讲述江户时代初期的印书事业,枫山文库,一般书目的起源,诸侯以下的集书事业,学校刊书、集书事业及书目,独立文库,皇室御文库,社寺及个人集书,个人藏书目录的特色与一般解题书,特殊目录,考证书类及索引类。

该书对文献、文献史以及文献学三个概念进行了辨析。文献对应于英语的 Literature、德语的 Literatur、法语的 Littérature,这些词既能翻译为文学,也能翻译为文献。译作文献时是指与某个专业领域或者主题相关的论述,比如那些编目成果,书中使用的就是这个意思。文献学和文献史又完全不同,文献学对应的是德语词 Philology,书中采用的是其方法论^[15]11-13。

弥吉光长不仅整理了此部手稿,还深入评价了这本书,他说《日本文献史序说》初读起来像是把图书馆史与目录史合在了一起,但是细读的话就会发现,和田万吉其实是把日本的知识体系以及日本文学有关文献的历史进行了展开。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佛教和汉学输入并得到发展,由此建立了文库并编制了目录,这些目录的编者都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学者。中国输入的书被整理成《入唐八家录》;藤原佐世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收书比《旧唐书·经籍志》还要古老,许多图书都是在中国已经散佚而在日本还有保存。八家带回的目录保存了丰富的唐文化,到了镰仓时代,已经筑成了日本辉煌的文化王国。平安末期开始编制日本图书目录,日本的学问也兴起了。但是由于战乱频仍,典籍散佚烧毁的也很多。江户初期由于古活字版的输入,渐渐开始印刷日本书,出版了不少新著,编制了多种目录。从幕府朝廷到诸侯到社寺都兴起了藏书,个人的藏书也多起来了,出现了公开的文库;出版和贩卖的综合目录也出现了。可惜的是,由于原稿受损,一些内容看不到了。弥吉光长认为这样一位先达的文献史曾遭埋没是日本学问的不幸,今后一定要以此为支柱,构筑日本的文献史^[15]解说。

如果将《日本书志学概说》和《日本文献史序说》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前者是关于图书发展的历史,对应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书史。后者大体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目录学史相对应,它是关于历代图书事业和图书目录的发展历史,首先强调目录的重要性——求学的门径,然后讲述西方图书馆目录编纂规则的制定,接着讲述中国历代书目的发展,再后是日本历代图书事业和图书目录的沿革。

上述书志学研究者都将中、日、西三方的目录学很好地揉和在一起,起点更高,眼界更宽,形成了日本书志学独有的特点,对于中国目录学研究者来说是值得借鉴的。

3.4 其他书志学著作

1932 年太田为三郎的《和汉图书目录

法》^[17]出版,该书是根据太田为三郎在日本文部省图书馆讲习所的讲义记录而成。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一本关于图书馆所藏日文书和中文图书目录编纂方法的著作。该书在绪论中首先引用了中英两位名家的言论来说明目录的重要性,一是清儒王鸣盛的名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二是英国硕学 Carlyle 的名言“A library is not worth anything without a catalogue; it is Polyphemus without any eye in his head”(没有目录的图书馆毫无价值,就像独眼巨人波立菲墨斯没了眼睛一样)。然后他从书名、著者名、出版事项、对照事项等四个方面,对目录著录法进行了详细介绍。

同年还有橘井清五郎的《西洋书志学要略》^[18]出版,作者来自于宫内省图书寮。与前面各书不同,这是一本专门介绍西洋书志学的著作。他首先解释书志学是什么,认为书志学内容包括书籍的形式、书籍的内容、书籍的历史、书志的编成、书籍解说的法则、书籍指南,以及书籍目录法、搜集法、书籍的其他事项等。然后介绍了书籍的形式、书志的种类、书志的编成、著录略则、实用书志、古书要略、活字印刷与纸等内容,书中还有大量关于西方书史的插图。

综上,这些日本书志学的早期探讨,除了《西洋书志学要略》一书以外,其余都是在中国目录学的基础上,吸收了 Bibliography 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产生的,进一步体现了书志学与目录学、Bibliography 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4 书志学作为方法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小见山寿海曾经论述过书志学方法论,他引用清儒王鸣盛“目录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的名言,指出“通书志学之事,不仅对于直接在图书馆以参考阅览为任务的馆员,或涉猎文献资料最多的如历史学家这些人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研究某问题的学者、研究某事的专家核查相关事项来说,

也是必要的。”^[19]书志学作为方法论,被日本图书馆员自觉地向推动。

4.1 协会与期刊

大概在1925年前后,在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内成立了书物同好会,刚开始只有同志两三人,他们一起淘古书,分享有关图书的见闻,后来发展到十几人。1925年该会发行了《书志》,在其发刊词中指出,“书志”这个词还不通俗,是Bibliography的意思,包括关于图书的各种研究和记述。无论新刊古书,只要是与日本相关的国内外图书、地方志,或者公私藏书的研究或介绍,该刊都欢迎。植松安在该刊发表了《大英博物馆图书陈列目录并解题》《关于神宫文库本古事记里的书》等多篇文章。庆应大学图书馆里收藏有1925—1927年《书志》合订本,该会及该刊后来结果如何未知其详。

1931年,来自多家图书馆的馆员成立了另外一个协会——日本书志学会,这些图书馆员来自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京大图书馆、大阪府立图书馆、早大图书馆、尊经阁文库、岩崎文库、静嘉堂文库等,此外还有一些藏书家。

1933年,日本书志学会的机关志《书志学》创刊。和田万吉为该刊写了创刊辞,强调书志学还是一门新学问,尚无确切的定义,主要是关于正确记载书籍,使之成为读书人治学门径的方法的一门学问。此外,图书解题要准确无误地记载图书的外表和内容,要弄清不同版本的差别就要分别对其加以考辨。对古书和珍本的考证也很盛行,若没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就不能对它们进行正确的记载。五居权内认为这段发刊词不仅简单地说了书志学的意义,而且指出了书志学研究上的困难^[16]177。

作为一本同人刊物,《书志学》的主要编者和作者是长泽规矩也和川濑一马。长泽规矩也长于汉籍研究,而川濑一马长于和书研究,他们利用该刊发表了大量书志学论述。对于他们的贡献,中国学者曹淑文曾这样评价,“长泽规矩也与川濑一马一起创立了日本书志学会,发行

了《善本影谱》。从1933年起发行《书志学》杂志。该杂志出到1942年第18卷102号时中断,战后复刊。长泽规矩也努力从事于调查日本书库,介绍发现的古典善本和与中国书志学界的交流等工作。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日本书志学基础,培养了许多书志学者。”^[20]

尽管日本的书志学发展良好,仍有研究者对此不太满意。1943年川濑一马在其《日本书志学之研究》中总结了明治以后书志学落后的三个原因。一是研究资料缺乏,日本珍贵的文献很多,但是因为藏书家秘而不宣,书志学研究者并不能亲手接触到这些文献,以至于得不到充足的研究资料。二是缺乏专门的书志学研究者,书志学仅仅被当作史学的附庸。三是明治以后,书志学并没有像其他学问那样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而快速发展起来,只不过是吸收了一些应用方法,比如说目录的编纂分类、图书馆经营方法等,使书志学相对于其他学问来说落后了,因此他呼吁“促进书志学的发达,正是我国学界一大急务”^[21]。

4.2 长泽规矩也对书志学的集成与终结

长泽规矩也(1902—1980),1926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继续进入大学院从事“中国文学的书志学研究”。马宗荣当时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其有密切交往。从1927年到1932年,长泽规矩也先后7次到过中国调查研究。他服务过的公私立图书馆有静嘉堂、金泽文库、帝国图书馆等,在多所高中或者大学如东京帝国大学、法政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担任过教职,其中与图书馆界相关的有帝国图书馆附属图书馆职员养成所讲师、东京大学图书馆专门职员养成讲习讲师、图书馆短期大学讲师等。1966年因在中国书志学研究方面的业绩而获得紫绶褒章^[22],被尊为中国文学、书志学和图书馆学方面的权威。有《长泽规矩也著作集》11卷。

在书志学著作方面,长泽规矩也著有《书志学序说》^[23]和《图书学略说》^[24]等书,《书志学

序说》综合了前人关于书志学的各种研究,而《图书学略说》则是在日本图书馆界停止使用“书志学”这个概念,代之以“图书学”概念时期的产物。由于这两本书成书年代较晚,对于日本书志学的发展来说是又一次总结。

《图书学略说》1979 年出版。长泽规矩也在序说中首先讲述了图书学定义及其来历,图书学是以图书为对象,对此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以前是把 Bibliography 翻译为书志学,经图书馆短期大学教学计划委员会讨论决定改译为图书学。理由是,书志学对于专家和图书馆界人士来说大体上能懂得是什么,而对一般人来说却不知道是什么。图书学却不同,一方面因为有 Science of Books 这种用法,前人田中敬也写过《图书学概论》,并不是新词;另一方面关于图书研究的学问,对于一般人来说也容易想象。相应地,“书志”一词也可以改为“参考文献”。

除了使用新概念以外,长泽规矩也所认定的图书学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九个方面。①图书的定义、范围、种类、起源和发展;②图书的材料、形态、装订、附属品;③书写及印刷的材料、样式、方法、种类、历史。④内容的成立(著述、编修、翻译、图表)、种类、校订、流传、存亡;⑤图书的收集、保存、分散等相关事情、方法和历史;⑥图书馆与文库的差异、历史、类别和建筑;⑦图书整理的原理方法和历史(选择法、目录法、分类法、排架法);⑧著作权、出版法权、贩卖权等图书相关法律规则;⑨以图书为对象的各种企业(编修、印刷、制本、出版、贩卖、租书等)。

上述九个方面中的前三个方面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田中敬《图书学概论》的范围,而九个方面合起来甚至也超出了小见山寿海构建的综观和分观相结合的书志学体系。此外他对图书内容的关注、对版权的关注、对图书企业的关注等都使他的图书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

其实早在 1960 年,他在《书志学序说》一书中,就已经将书志学的研究范围确定为这九个

方面,这次只是对调了第八、九项的顺序。虽然学科的名称发生了变化,但是研究对象的实质没变,故而研究范围也保持不变。另外,在《书志学序说》中,长泽规矩也就已经指出对于一般人来说,所谓书志学不如图书馆学一词容易理解。可见书志学最终被图书学所取代,长泽规矩肯定发挥了很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他终结了书志学。

《图书学略说》告诉我们,书志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已经变成了历史。但在日本 2007 年版的《图书馆情报学用语词典》中,仍保留有书志学和图书学两个词条,且二者互相参见。它们基本上是同义词,都是指以图书为对象,对此进行科学的研究,以图书的材料、形态、大小样式、装订等的历史为中心,兼顾著作内容的成立、流传、出版、流通等内容。图书学与书志学的区别在于图书学不涉及图书的解题^[25]173。既然区别依然存在,书志学就仍有存在的意义。而且在同一本词典中,关于书志学的解释也更为详尽一些,不仅有定义,还有日本书志学的涵义以及书志学的两种划分——分析书志学和体系书志学^[25]114-115。实际上日本每年新出版和发表的以书志学为研究话题的论著仍然不少,但现在我们在日本图书馆学专业教材中确实看不到专门的《书志学》教材了。

由于中日图书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书志学与目录学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像目录学一样,书志学的研究成果也不会过时,而且有不少内容值得中国目录学借鉴。正如 1981 年泷川政次郎在《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序里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书志学和日本的书志学是不可分的关系。”“日本汉籍书志学研究,不止是日本学者的责任,中国学者也应付出努力。”^[26]

目前,中国学者若要关注书志学研究,至少能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系统梳理日本书志学所关注的中国目录学内容,二是学习日本书志学作为一门相对于中西方目录学来说后发展起来的学问所具有的先进之处。

参考文献

- [1] 内藤虎次郎.支那目录学[M]//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Torajiro Naito. Chinese Bibliography[M]//Torajiro Naito.The complete works of Konan Naito:12. Tokyo:Chikumashobo,1970.)
- [2] 倉石武二郎.目録学[M].东京:汲古书院,1979.(Takeshiro Kuraishi. Bibliography[M]. Tokyo: Kyukoshoin,1979.)
- [3] 坂出祥伸.中国古典を読むははじめの一步:これだけは知っておきたい[M].福岡:集広舎,2008.(Yosinobu Sakade.The first step to read a China classic:only this I want to know[M].Fukuoka:Shukousha,2008.)
- [4] 申畅,陈方平,王宏川.中国目录学家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549.(Shen Chang, Chen Fangping, Wang Hongchuan. Dictionary of Chinese bibliographer[M].Zhengzhou:He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549.)
- [5] 小见山寿海.书志学[M].李尙友,译.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1935]:译者序.(Jukai Komiyama. Bibliography [M]. Li Shangyou,trans. Beiping: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1935]:Preface.)
- [6] 小見山寿海.書誌学概論[G]//図書館講習会講演集:第1回.熊本:熊本県立図書館,1940:1-15.(Jukai Komiyama.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G]//Lectures of library courses:1. Kumamoto:Kumamoto library, 1940:1-15.)
- [7] 范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210.(Fan Fan. The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heritage of the Library Science works in the Republican era of China[M].Beijing: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11:210.)
- [8] 土井重義.植松先生の事ども[J].図書館雑誌,1946(7-8):30-31.(Shigeyoshi Doi. About Mr.Uematsu[J]. The Library Journal,1946(7-8):30-31.)
- [9] 植松安.教育と図書館[M].東京:目黒書店,1917.(Yasushi Uematsu. Education and library[M]. Tokyo:Me-guro-shoten,1917.)
- [10] 植松安.本邦書誌學概要[M].東京:圖書館事業研究會,1929.(Yasushi Uematsu. An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Bibliography[M]. Tokyo:Research Society for Librarianship,1929.)
- [11] 田中敬.田中敬著作集:第六卷[M].東京:早川図書,1981.(Kei Tanaka. Collections of Kei Tanaka:vol.6[M] Tokyo:Hayakawa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1.)
- [12] 田中敬.圖書學概論[M].東京:富士房,1924.(Kei Tanaka.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M].Tokyo:Fuzam-bo,1924.)
- [13] 小見山寿海.书志学[J].李尙友,译.图书馆学季刊,1934,8(3):360.(Jukai Komiyama. Bibliography[J]. Li Shangyou,trans. Library Science Quarterly,1934,8(3):360.)
- [14] 武居権内.日本図書館学史序説[M].東京:早川図書,1976.(Gonnai Takei.Introduction to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Japan[M]. Tokyo:Hayakawa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6.)
- [15] 和田萬吉.日本書誌學概説[M].東京:有光社,1944.(Mankichi Wada. An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Bibliography[M]. Tokyo:Arimitsu Publishing,1944.)
- [16] 和田萬吉.日本文献史序説[M].武蔵村山:青裳堂書店,1983.(Mankichi Wad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 of Japanese literature [M]. Musashimurayama; Seisyodo-shoten, 1983.)
- [17] 太田為三郎. 和漢図書目録法[M]. 東京: 芸艸会, 1932. (Tamesaburo Ota. Cataloging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books[M]. Tokyo; Unsoukai, 1932.)
- [18] 橘井清五郎. 西洋書誌学要略[M]. 東京: 図書館事業研究会, 1932. (Seigoro Kitsui.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Bibliography[M]. Tokyo; Research Society for Librarianship, 1932.)
- [19] 小見山寿海. 书志学[J]. 李尙友, 译. 图书馆学季刊, 1935, 9(2): 264. (Jukai Komiya. Bibliography[J]. Li Shangyou, trans. Library Science Quarterly, 1935, 9(2): 264.)
- [20] 曹淑文. 日本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J]. 图书与情报, 1983(1): 90. (Cao Shuwen. Japanese bibliographer Kikuya Nagasawa[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1983(1): 90.)
- [21] 川瀬一馬. 日本書誌学之研究[M]. 東京: 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 1943: 82-85. (Kazuma Kawase. Research of Japanese Bibliography[M]. Tokyo; Greater Japan Oratorical Society Kodansha, 1943: 82-85.)
- [22] 長澤先生喜寿記念會. 長澤規矩也著作集: 別卷[M]. 東京: 汲古書院, 1989: 1-8. (The Society for Celebrating Mr. Nagasawa's 77th Birthday. Collections of Kikuya Nagasawa; another vol. [M]. Tokyo; Kyukoshoin, 1989: 1-8.)
- [23] 長澤規矩也. 書誌學序説[M]. 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60. (Kikuya Nagasawa.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M].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1960.)
- [24] 長沢規矩也. 図書学略説[M]. 東京: 明治書院, 1979. (Kikuya Nagasawa,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of Books [M]. Tokyo; Meiji Shoin, 1979.)
- [25] 日本図書館情報学会用語辞典編集委員会. 図書館情報学用語辞典[M]. 東京: 丸善, 2007. (The Dictionary Edit Committee of Japan Society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Diction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M]. Tokyo; Maruzen Co., Ltd. 2007.)
- [26] 長澤先生喜寿記念會. 長澤規矩也著作集: 第一卷[M]. 東京: 汲古書院, 1982: 序. (The Society for Celebrating Mr. Nagasawa's 77th Birthday. Collections of Kikuya Nagasawa; vol. 1 [M] Tokyo; Kyukoshoin, 1982: preface.)

范 凡 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北京 100871。

(收稿日期: 2016-08-29)